

宋史

第七
函
第十
冊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狄棐

子遵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辭顏

許元

鍾離瑾

孫冲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道長安爲寇準所厚準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

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譟趣府門裴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案
視未及境眾不自安裴馳白夔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
絳誅首惡數人裴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州句當三班院進樞密
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
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裴裴奏錄國賓一官而自
稱仁傑十四世孫裴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裴於上前
裴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
污耶其爲政愷悌不爲表暴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
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
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
好爲古文著春秋襍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
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

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
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
補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
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
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
佐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冒有其貲及
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
邪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
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
州累遷尙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
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尙書刑部出知江

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卽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與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旣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爲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絜終尙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不爲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尙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
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曰罷役入爲殿中侍御史遂
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
大怒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遂擢尙書兵部員外郎兼
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
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閤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
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
知兗蔡徐州承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
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
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
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
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爲巴州軍事推官會蜀寇掠鄰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爲守禦備賊乃引去調金州軍事推官入見員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濠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緡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爲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男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與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饑斥餘廩爲糜粥振救之權判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尙書左丞致仕若谷素

爲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迹不激訐取名云

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漉遂爲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上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爲祕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尙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爲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待從其言判鹽鐵句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丙出香祠溫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

不以聞帝嘉之兼旬當三班院爲宗正寺脩玉牒官遷工部郎中
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咏歌自適與家人言
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
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
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強永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
者然揚休爲人愼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
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
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主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
貧窶之人尙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
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所知妻以
以子勝意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

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
官未幾提舉註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
制誥爲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
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脩飭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
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
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
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
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垂夫嘗往
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之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
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
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

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監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而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睂睫以冀推鯁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銳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爲人長大睂且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十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旣誦書日數千言爲文甚敏未冠曄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問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鞭其婦旣而投杖

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更當夫極法知
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
死眾不聽洞卽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
殊知永興軍奏管句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
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殊晚節驟
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
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
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
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出者眾洞奏至知元年敕增歲度僧
舊敕諸王天文人度一人後率百人皮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
得置寺不於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
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

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
謚爲榮靈其孫訢之詔孫朴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
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
朴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
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耐於廟知制誥劉敞以爲春秋書禘于太
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
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澣
之於旣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
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敝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案左
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
尙當別立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
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

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轉尙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强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師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沈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卽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爲言遂聽政

命攷試開封進士旣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
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
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
惡而難暴之獨以其阮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
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
衍無親疏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
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
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
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英
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府饑徵民積歲賦
洞爲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

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
輸洞復命輸錢官爲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
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
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
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
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
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
領渭橋趙運通判邠州再遷祕書丞徙知劔州王均反仕衡度州
兵不足守卽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劔門旣而賊陷漢州攻劔
州州空無所資卽趨劔門仕衡預招賊眾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
將至與鈴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尙書度支

員外郎賜服緋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虔州稅召還判
三司鹽鐵句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
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
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
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遂行鼎議而
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
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
真宗謁陵寢因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
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旣弛鹽禁而永興同華耀
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
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
七十萬而民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